

《宗教与世界》丛书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

AN HISTORIAN'S APPROACH TO RELIGION

阿诺德·汤因比 著
ARNOLD TOYNBEE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

阿诺德·汤因比著

晏可佳 张龙华译

刘建荣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年·成都

**An Historian's
Approach to Religion
Arnold Toynbee**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设计：杨守年
陈万福
技术设计：古 蓉

· <宗教与世界>丛书 ·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

阿诺德·汤因比 著

晏可佳 张龙华 译 刘建荣 校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 13.75 插页 4 字数 306 千

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935-6/B·57 印数：1—3,000

定价：4.75 元（软精装）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主的愿望，而且有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

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光沪

1988年1月 于北京

中 译 本 序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是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论宗教与社会关系的著作。原是作者1952年及1953年连续两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吉福德讲座的讲演稿，后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56年结集出版，1979年再版，并附作者1974年所写短文一篇《黑暗中的探索》扼要总结了她的全部宗教思想。

汤因比的宗教观从他的历史观引伸出来。他把“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认为世界史由21个或26个平行的文明社会所构成，这些文明看起来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实际上它们处于同一时代。每种文明都有其产生，繁荣，衰落和死亡的历史过程，他认为，这不是说文明的历史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如果是这样，这就是毫无意义的了。他认为，按照以色列、犹太、伊朗的先知者的见解，历史并不是循环的过程，也不是机械的过

程，而是在这个狭小的世界舞台上主宰地逐步前进地执行神的计划。人们可以看到这些神的有计划的启示，但人不能观察到并理解这种神的计划。汤因比认为文明发展不是因为种族的关系，也不是因为地理条件，而是由于环境的挑战引起人们起来应战，挑战与应战循环往复，就产生了文明。应战是由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所做出的，但得到多数无产者的模仿与服从，即得到他们的支持。但是斗争是艰难的，一个挑战克服了，又有了新的挑战；一个应战胜利了又会有新的应战。因此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又会有“退隐与复出”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到文明发展史的曲折性。

汤因比认为，社会的解体不是平坦的、直线形的，而是经过溃败、重整旗鼓、又溃败的交替过程，在这个垂死颠簸的过程中就产生了新的宗教教会，从而产生了新的精神力量与新的社会。基督教就是这样接替罗马帝国的遗产而形成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在中国，秦汉帝国就像罗马帝国，大乘佛教就像基督教。垂死的政治衰落了，产生了新的宗教文明，这种例子在世界史中有十几个。汤因比就是在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上论述宗教的。

汤因比认为，东西方诸历史观的演变，其本质莫不是为了人类本性中的自我中心。希腊文明以前各种原始宗教形态，以及高级宗教中遗留的自然崇拜因素与人类心理水平有对应关系。偶像化的区域共同体的崇拜对象为人类集体权能，古代埃及的太阳神崇拜、中国的孔子崇拜、希腊城邦的诸神崇拜都是例子。偶像化的帝国共同体是对某些由武力夺得大帝国宝座的统治者如罗马帝国的恺撒的神化，它与大范围文明体系有密切的关系。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是对人类精神个体的崇

拜，小乘佛教徒、苏格拉底及孔夫子乃是此种崇拜形式的典型。他们追求自身人格的完美境界，强调自身精神的超越，并不以人类的总体命运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汤因比强调的是高级宗教的显现，他认为人类迄今已有东西两大系列六种高级宗教。东方系列：印度教和佛教；西方系列：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的共同本性是：宣称有某种超越人类精神的终极精神的存在，立志祛除人类自我中心的原罪，提供解脱世间痛苦的途径。高级宗教与偶像化的世界帝国发生冲突，最后高级宗教战胜旧有的崇拜形式。基督教会初创时期与罗马帝国的冲突与这种冲突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高级宗教战胜了旧有崇拜之后，高级宗教从精神布道向世俗事务转变，从此教会干预旧秩序的方式并不局限于精神方面，而要替代政府机构，这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自我中心这个它们所应当消灭的东西，从而陷于世俗的陷阱而为人所弃。

汤因比企图调和科学与宗教的矛盾，他认为这是真理的两种形式。宗教是关于意识尤其是潜意识的真理，对于认识人类本性、纠正人类的自我中心是必不可少的，它在形式上和对象上便与科学真理不同了。当然，由于科学的发展，原来宗教的范围有所缩小，把一些方面让给了科学，但宗教自有其对人类的作用，这就是说，宗教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仍有其意义。

汤因比从分析西方世界的历史而对当前西方世界的物质的科学的利益高涨，而精神状态的低落作了诊断。认为自文艺复兴以后，教会由于自我中心化而变得极不宽容，因而人们抛弃了基督教转而向崇拜科学，近250年的西欧世界便在物质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17世纪西方统一教会的式微和人文主义的兴

起，不宽容的教会体制连同基督教精神一并为西方人所抛弃，同时产生了精神营养的危机。在17世纪西方生活的世俗化下面，人们以疯狂地崇拜科学技术来充填基督教被抛弃后遗留的空虚心灵。西方近250年的优势乃是以心灵的空虚以及不断以非宗教因素加以补充为代价的。这就是西方世界所面临的危机。但是西方自近代抛弃基督教以来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新的宗教。国家主义和世界帝国的幻想就是这种新的宗教的两种形式，它们正是希腊-罗马偶像崇拜的复活形式。过去人们崇拜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现在则神化技术发明者，以为技术进步是打开天堂之门的金钥匙，这是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填补心灵在抛弃宗教后产生的空虚的方式。

汤因比在这种对现状的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必须恢复旧有的基督教传统才能拯救当代人心灵空虚的危机。他强调基督教的宽容、爱心与和平主义。他以为这三者正是当代西方人所刻意追求的最广泛、最热烈、最持久的理想。

为了恢复基督教传统，首先必须规定基督教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汤因比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对人类本性的认识，人类要通过和平的传道方式破除自我中心。这种宗教原则实际上适用于一切高级宗教，它们的本质相同，目标一致，只是各自的主张和实践方式各异，这正是为了适应各文明不同的心灵开放而设置的。汤因比认为，只有宗教才是为西方解脱危机的通途，只有宗教才是为一切文明恢复活力的希望，只有宗教才是解救人类自我中心之痼疾的良方，因而也是彻底去除世间一切痛苦的良方。最后，汤因比高扬基督教的爱人之心，以为爱就是通达人生最高境界——与神秘的极乐的终极精神存在相交流的唯一方式。

汤因比的宗教观是与其历史观结合起来的，要对他的宗教观作出评论也不能不从其历史观的评价作起。

汤因比的历史观有其一些特点与优点，他主要是从文化来看历史，因而形成了以后的文化历史观，并推动了对文化的研究。

他的挑战与应战的理论强调了人与环境的关系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反对机械地、片面地以种族和地理环境作为决定历史与文化的因素，但又没有完全否认环境的作用。他所强调的用高级宗教的振兴来解决西方社会危机的观点，也有振奋人们的精神，使人们不片面地追求物质生活，而同时也要注意提高精神素质、道德修养的积极的作用。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20世纪西方宗教思想有很大的解放，已经不是那么保守了，不再是旧的意义上的宗教。柏格森的开放宗教与开放社会的理论认为，社会的发展会停滞下来，成为封闭的社会，原来的宗教也可能成为封闭的宗教，从而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这时为了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就会有体现人的生命力发展需要的开放的宗教出现，保障开放的道德原则，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柏格森所说的这种开放宗教的神与他的生命力有密切关系，汤因比正是从这个理论而提出他的宗教观的终极精神的存在的，这种终极精神是人所追求的理想，是人所要达到的目标。这种宗教观也与人的生命的要求相联系，并不阻碍社会的前进。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看汤因比的历史观与宗教观，我们就不会因为它的唯心主义性质而完全抹杀了它的进步意义。

汤因比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对西方社会的危机进行反思，这种危机是许多西方思想家都看到的，但汤因比追溯了从基督教的国教化到文艺复兴以后的技术观点，这种对文化的反思对我

们有所启发，这说明文化本身是两面的，对其精华和糟粕都要反思，随时调正文化发展的途径。

汤因比的历史观与宗教观也有许多来源于其唯心主义的缺点：

首先，他有许多论述不合于历史，就以上述对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时的国教化与中国秦汉帝国同大乘佛教关系的说明就不合于历史事实。基督教实际上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统一才有可能产生，一种世界宗教没有统一的国家主权是不可想象的，地方性的宗教和多神教正是政权地区性与分散性而形成的。中国的秦汉帝国首先产生的是董仲舒的儒家独尊，这也可以说是儒教的成立，而大乘佛教的成立与发展，时间要后得多，其作用也远逊于儒教的。

汤因比的文化理论以文化的分散性为基础，各种文化有其特征是没有问题的，但文化有其整体性，文化的各个方面有其整体性的联系，这些方面结合为一个整体之后又有其独特的特征。诚如许多汤因比理论的批评者所指出的，他所说的文化或文明只是一些因素的堆积，没有整体性的分析，也没有从有机结合上阐明其特征。

汤因比对一些文明特征的概括是牵强的。比如他说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征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这只能是文艺复兴以后的事情，在这以前，西方的科学技术并不发展。他说古希腊文明的倾向是美学的，也不合于事实。古希腊从公元前600年至公元之后200年的主要倾向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至于说古印度文明是宗教文明也似乎只是表面的说明，对印度文明中农业的发展，水利工程的建设，公社经济的长期存在也忽视了。

汤因比所强调的文明产生、繁荣、衰落、消灭的规律也是

不正确的。文明的发展不是这种机械的过程，文明有其客观的基础和自身组成部分的调整变化，客观条件和意识形态本身的因素的变化都会引起文明的整体变化。汤因比为了坚持自己的这种文明四个阶段发展的理论，又提出了文明的“早产”（不成熟的产生）、僵化等解释都是不确切的。从这种不确切的文明发展解释出发，来呼唤“高级宗教”的复出以再产生新的文明也只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文明本身就在发展，各种文明相互影响就会产生新的文明，不必一定把文明的新生寄托在单一的精神作用（高级宗教）上。

总之，本书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宗教在世界历史及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宗教的起源、发展、本质及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这对于人们全面理解人类文明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于人们认清宗教的本质与作用，亦具有启发的意义。

尹大贻

1989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第一版序言.....	(1)
第二版序言.....	(4)
第一部 高级宗教的萌芽	
第1章 历史学家的观点.....	(11)
第2章 自然崇拜.....	(27)
第3章 人的崇拜：区域社团的偶像化.....	(39)
附录：“摩洛”和莫尔克.....	(48)
第4章 人的崇拜：统一社团的偶像化.....	(53)
第5章 人的崇拜：一个自我圆成的哲学家的偶像化	(70)
第6章 高级宗教的出现.....	(88)
第7章 高级宗教和偶像化的统一帝国的接触.....	(104)
附录：基督教殉教者反对罗马的兵役.....	(117)
第8章 高级宗教从精神使命向世俗任务的转变.....	(119)
第9章 高级宗教和哲学的接触.....	(132)
第10章 宗教制度的偶像化.....	(144)

第二部 宗教在西方化的世界

第11章	近代西方文明的优势·····	(161)
附录:	17世纪对当时反叛宗教狂热主义的精神代价 的种种预见·····	(169)
第12章	世界抵制早期近代西方基督教·····	(173)
附录:	17世纪两位西方观察家对于作为西方帝国主 义工具的西方基督教的观点·····	(180)
第13章	西方基督教生活方式的式微和17世纪西方人 反对西方基督教传统·····	(184)
附录:	17世纪的同时代人对西方反叛西方基督教传 统的表述·····	(189)
第14章	17世纪西方生活的世俗化·····	(204)
附录:	17世纪同时代人关于西方反叛权威原则以及 采纳观察和实验方法的表述·····	(212)
第15章	世界对世俗化的晚近西方文明的接受·····	(218)
附录:	17世纪西方同时代人关于反叛西方传统宗教 不宽容的表述·····	(228)
第16章	两种希腊罗马偶像的重建·····	(233)
第17章	战无不胜的技术专家的偶像化·····	(242)
第18章	20世纪世界宗教概览·····	(261)
附录:	17世纪对西方反对宗教不宽容的反应·····	(275)
第19章	将人类宗教传统的本质与非本质连生物分离 开来的任务·····	(286)
第20章	自我、痛苦、自我中心和爱·····	(308)
附录:	黑暗中的探索·····	(323)
索引	·····	(347)

第一版序言

本书是根据1952和1953年在爱丁堡大学吉福德讲座的两次讲课写成的。当我有幸应爱丁堡大学之邀成为吉福德讲座主持人之一，并提出一个课题时，我认为应当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观点谈论一下对这个宇宙的见知。而当我提出了这一课题，进而知道它已被接受时，又感到不胜惶恐。我之所以提出这一授课建议是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我已经认识到，“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如何”的问题亟待有一个答案，这对我来说是这样迫切，再也不能忽视它了。如果我能使自己相信，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一个个人问题的话，或许我可能还会等闲视之，因为既然这样，它对其他人就是无关重要的和毫无干系的。然而，在我被这一问题所困扰时，我相信我具有一种西方世界现今一代所具有的特有体验。逆境的加剧会使人回想起宗教，这个共同的体验严肃地要求人们对把握实在的意义作坦诚的探究，而这种

意义是我们每个人在遵循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时获得的。

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宗教医学》(Religio Medici)一书的书名说明,如果读者对一本英文著作冠以拉丁文书名仍然非常宽容的话,我就能用《宗教史》(Religio Historici)这两个词而不是现在的五个词来表达这一主题。^①

《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必然重新研讨一些在《历史研究》中已涉及的问题。本书的篇幅较之后者有限得多,所以为了给任何愿意进一步研究细节的读者提供方便,我在论及其他著作中已讨论过的论题的章节中列出了各种参考书。在现在的简述中,我不能重复解释我使用的术语,也不能证实我通过举例和论证而阐述的观点。我不得不颇为直截了当地陈述我的看法,也许这会使人觉得我把自己的个人观点错认为是毋庸置疑的了。我非常清楚,在两本书里,我仅仅在许多观点中列举一种观点。在写作时,我的目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制造教条。如果本书的任何章节看起来像教条的话,那么,这不是作者头脑的错觉,而是写作时篇幅压缩的结果。

我撰写本书时,不时愉快地回想起对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两次访问。在这两次访问期间,普斯林顿高级研究院的殷勤款待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慷慨为我的讲课提供了基础。我还不时回想起在讲课期间,我的夫人和我在爱丁堡度过的两个月的美好时光。尤其是,我不无感激地回想起我们结成的友谊和受到的友好款待。要逐一鸣谢我们在爱丁堡的所有朋友要花很多笔墨,但我们不能不提到爱德华爵士、阿普尔顿女士和贝利博

① “宗教史”,拉丁语为Religio Historici;“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英语为An Historian's Approach to Religion。前者为两个单词,后者为五个单词。——译者